

(英) 伊恩·兰金 著 陆剑 译

KNOTS AND
CROSSES

不可忘却的游戏



IAN RANKIN

不可忘却的游戏

Knots and Crosses

(英) 伊恩·兰金 著

陆剑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可忘却的游戏 / (英) 兰金 (Rankin, I.) 著; 陆剑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80225-901-0

I. ①不… II. ①兰…②陆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5823号

KNOTS AND CROSSES

By IAN RANKIN

Copyright © 1987 by JOHN REBUS LIMITE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8-8260



不可忘却的游戏

(英) 伊恩·兰金 著; 陆剑 译

责任编辑: 李文彬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迷·视觉 张鹏志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07千字

版 次: 2010年4月第一版 2010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901-0

定 价: 24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献给米兰达，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

目 录

1	序曲
15	“到处都是线索”
43	“对那些在岁月之间阅读的人而言”
91	绳结
159	十字架
177	绳结和十字架
225	尾声

序曲

1

女孩尖叫了一声，只有一声。

尽管如此，这依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漏。这个疏漏很可能会让一切结束，在开始之前就结束。邻居会好奇地打探，警察会上门调查。不，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下一次，他会把她的嘴塞得更紧一点，一点就好，一点就能更加安全。

随后，他走到抽屉旁边，取出一团线。他用一把锋利的剪刀——就是女孩子常用的那种——剪下一段六英寸长的线，然后把线团和剪刀放回抽屉里。外面有车子发动的声音，他走到窗边，却不小心把一摞书撞翻在地。不过，那辆车开走了。他暗自笑了笑，用绳子打了个结，不是什么特殊的结，只是普普通通的结而已。餐具柜上，已经准备好一个信封。

2

四月二十八日，空气像平常一样潮湿。草地湿漉漉的，约翰·雷布思向父亲的墓地走去。五年前的今天，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，坟前的大理石墓碑依旧闪亮如新。他把一个红黄相间的花圈摆在墓碑前：红与黄，这是代表追思的颜色。他站了一会儿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可说的，也没什么可想的。父亲是个好父亲，仅此而已。父亲不会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下说废话，于是，他静静站在那里，双手恭敬地背在身后。旁边的墙上，乌鸦在放声嘲笑他。雷布思站在那里，直到水渗进鞋子，提醒他公墓门外有辆温暖的车子在等待着。

他默默开着车。他讨厌回到法夫，在这里度过的日子从来都不是什么“美好的旧日时光”。幽灵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穿梭游荡，夜幕降临时，几家清冷的店铺关上百叶门窗，这些金属门窗被人蓄意破坏，刻上了自己的名字。雷布思厌恶所有这一切。这里缺少氛围；这里一如既往地腐臭冲天；这里充满了对生命的误用，对生命的弃

用，对生命纯粹的浪费。

他驾车向海边驶去，开了八英里。他的弟弟迈克尔依然住在那里。雨渐渐小了，车子离灰暗阴沉的海岸线越来越近，路上坑坑洼洼，崎岖不平，溅起一路水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觉得似乎从来没人修过这边的路。在爱丁堡，大家修路修得太勤，结果反而更加糟糕。那到底又是为什么，他居然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，一路开车来到法夫？就因为今天是父亲的祭日吗？他试着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，却发现自己只想再抽一支烟。

穿过蒙蒙雨雾，雷布思看到一个女孩，和他的女儿年纪差不多。他减慢车速缓缓驶过女孩身边，从倒车镜里仔细看了看她，然后停下车，招呼她走到车窗旁。

清冷寂静的空气中，女孩子急促的呼吸清晰可闻，被打湿的黑发一缕缕覆在前额上。她满是疑虑地看着雷布思。

“亲爱的，你去哪里？”

“柯克沃尔。”

“要搭便车吗？”

女孩摇了摇头，卷发里溅出几滴雨水。

“妈妈告诉我，不能随便搭陌生人的车。”

“嗯。”雷布思笑了，“你妈妈说得很对。我有个女儿，年纪和你差不多，我也是这么对她说的。不过，这会儿在下雨，而且我是个警察，你可以相信我。要知道，你还得走很长一段路。”

女孩抬头看了看空荡荡的马路，还是摇了摇头。

“好吧。”雷布思说，“一个人要小心。你妈妈说得很对。”

他摇起车窗，开车向前，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女孩。女孩也在看他。聪明的孩子。看来家长们还是有一点责任感的，这很好。如果他前妻

也知道叮嘱孩子这些话就好了。她抚养孩子的方式简直让人觉得羞耻。迈克尔也一样，对自己的女儿管得太松了。可这该怪谁呢？

雷布思的弟弟迈克尔有幢体面的房子。他循着父亲的足迹，成了一名舞台催眠师。所有人都说他干得很好。雷布思从来没问过他催眠是怎么回事，也从来没有对父亲的工作表现过一点兴趣。他注意到，这让迈克尔感到很困惑。如果他想追问的话，迈克尔一定会透露些自己舞台表演的线索给他。

但那时，约翰·雷布思有太多事情要做，他在部队里的十五年几乎都是那个样子。然而，十五年过去之后，留给他的只有顾影自怜，一段破碎的婚姻，还有夹在中间、无辜的女儿。这种感觉与其说让人难过，不如说令人厌恶。迈克尔拥有幸福的婚姻，两个可爱的孩子，还有一幢雷布思永远也买不起的大房子。迈克尔的大名出现在各地的酒店、俱乐部、剧院，远至纽卡斯尔和威克。有时候，他一场演出就能赚六百英镑，简直令人无法相信。迈克尔香车宝马，衣冠楚楚，永远不会在阴冷无趣的四月，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，站在法夫的公墓前。不，迈克尔太聪明了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或者说，他太傻了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

“约翰！天哪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是说，看到你真高兴。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一声你要来呢？快进来。”

这正是雷布思预料之中的欢迎：尴尬而又吃惊，仿佛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还有亲人在世。雷布思还注意到，迈克尔用的是“通知”，而事实上“告诉”就足够了。雷布思是个警察，因此他注意到了这些细节。

迈克尔·雷布思跑进客厅，把震耳欲聋的音响关到最小。

“快进来，约翰。”他叫道，“喝点什么？咖啡？还是其他更烈的玩意儿？对了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

雷布思坐了下来，就像是在陌生人的家中，脊背挺直，保持职业姿态。他凝视着新镶了木板的墙壁，上面挂着侄子侄女的照片。

“我刚好在附近。”他说。

迈克尔从酒柜中拿了杯子过来，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或者说，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。

“哦，约翰！我完全忘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该死，我怎么能把爸爸忘了。”

“因为你是催眠师，而不是记忆大师米奇^①，对吗？给我杯酒，还是你想一辈子拿着那酒杯？”

迈克尔笑了起来，如释重负，递过一杯威士忌。

“外面是你的车吗？”雷布思接过杯子问道，“我是说那辆豪华宝马。”

迈克尔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天哪。”雷布思说，“你自己可真好。”

“我对待克莉丝和孩子们也不错啊。我们在房子后面又建了间屋子，想在那里装个极可意浴缸^②或桑拿房。这些东西现在正时兴，克莉丝总是喜欢引领潮流。”

雷布思喝了一大口威士忌，却发现杯子里其实是麦芽酒。屋里没有一件便宜货，也没有一件是必需品。玻璃饰物、立在银盘上的水晶瓶、电视、录像机、神奇的迷你高保真音响、缟玛瑙台灯。看到这盏灯，雷布思觉得有些愧疚。这是罗娜和他送给迈克尔和克莉丝的结婚礼物，

^① 迈克尔的昵称。

^② 美国 Jacuzzi 公司生产的水疗按摩浴缸，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按摩浴缸。

而现在克莉丝已经不和他说话了。谁又能怪她呢？

“对了，克莉丝呢？”

“哦，她出去买东西了。她现在自己有车。孩子们还在学校，她回家的时候顺便去接他们。你留下来吃饭吗？”

雷布思耸了耸肩。

“欢迎你留下来。”雷布思知道，迈克尔其实并不希望他留下来，“警察局怎么样？还在混日子吗？”

“有些罪犯逍遥法外，当然这些不会公诸于众。有些罪犯被我们抓住了，这些则会大肆宣传。要我说，还是老样子。”

这时，雷布思察觉到，屋里弥漫着一股自动贩卖机出售的太妃苹果棒棒糖的味道。

迈克尔说：“那个绑架女孩子的案件真可怕。”

雷布思点点头。

“是的。”他说，“真可怕。但是严格来说，我们现在还不能称之为绑架。没有勒索信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更像是一桩简单的性侵犯案件。”

迈克尔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

“简单？这事简单吗？”

“米奇，这只是我们的术语，仅此而已。”雷布思耸了耸肩，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

“好吧，约翰。”迈克尔坐下来说道，“我们俩都有女儿，可你对这件事一点不上心。我是说，想想这件事就让人心惊肉跳。”他缓缓摇了摇头，脸上带着那种常见的表情，既有些悲伤，也有些释然，毕竟这种恐怖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。“让人心惊肉跳。”他又说了一遍，“而且，竟然发生在爱丁堡。你永远也无法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爱丁堡，不是吗？”

“在爱丁堡发生的事情比人们知道的多得多。”

“好吧。”迈克尔顿了顿，“上周我刚到过那儿，在一家酒店表演。”

“你没告诉我。”

这回轮到迈克尔耸肩了。

“你会感兴趣吗？”他说。

“也许不会。”雷布思笑着说，“但我可能会去看看。”

迈克尔笑了，就像拿到生日礼物时，或者旧衣服里意外发现钞票时的那种笑声。

“再来杯威士忌吗，长官？”

“我还以为你不打算问我了呢。”

迈克尔去酒柜倒酒时，雷布思继续打量着这间屋子。

“演出怎么样？”他问，“我真的很感兴趣。”

“不错。”迈克尔答道，“事实上，是非常不错。据说会上电视，不过我要等看到了才会相信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又一杯酒递到了雷布思渴盼的手上。

“是啊，我正在做一档新的电视节目，不过这个节目有点吓人。”迈克尔把酒杯凑到唇边时，手腕上闪过一道金光。那是一块价格不菲的腕表：表盘上没有数字。雷布思觉得，越是昂贵的东西，往往显得越简单：迷你高保真音响、没有数字的腕表、还有迈克尔脚上穿的半透明迪奥短袜。

“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。”雷布思接过弟弟的话。

迈克尔坐在椅子上，把身体向前倾了倾：“我引导几个观众进入了他们的前世。”

“前世？”

雷布思盯着地板，仿佛在欣赏深浅绿色交错的地毯花纹。

“是的。”迈克尔接着说，“投胎，重生，这类事情。哦，我不需要对你解释这些，约翰。毕竟你是个基督徒。”

“基督徒不相信前世，米奇，只相信来生。”

迈克尔看着雷布思，一阵尴尬的沉默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雷布思轻声道歉。

“接着我刚才说的，上星期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表演这个节目，当然之前我已经和我的私人咨询客户练习过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私人咨询客户？”

“对，他们付钱给我，接受私人催眠疗法。我让他们戒烟，或是让他们更加自信，或是让他们不再尿床。有些人相信自己拥有前世，让我为他们催眠，这样就能证明这一点。不用担心，从经济角度讲，这些都是合法的，税务官员也会收到我乖乖上缴的税款。”

“那你证明了吗？他们真的有前世？”

迈克尔用手指轻轻摩挲着杯子的边缘，酒杯这会儿已经空了。

“你会非常吃惊。”他说。

“举个例子。”

雷布思的视线逡巡着地毯上的线条。前世，他暗自思索。的确有这么回事。他之前的人生里确实发生了太多事情。

“还记得我刚才提到过上周在爱丁堡的表演吗？”迈克尔的身子又向前倾了倾，“我从观众里挑了名女士。中年妇女，个子不高，和同事一起来的。她很容易就被催眠了，可能因为她不像别人喝得那么多。被催眠后，我告诉她，我们要到她的过去旅行，去很久很久之前，到她出生之前。我让她回想自己最早的记忆……”

迈克尔的声音变得专业而流畅。他伸开双臂，好像正在观众面

前表演。雷布思握着酒杯，感觉放松了一些。他想起童年时光，一场足球赛，兄弟俩一个绊倒了另外一个。七月阵雨下涌着温暖的泥浆，母亲卷起袖子把他们的衣服脱光，扔到浴缸里，对着他们的夹肢窝挠痒……

“就这样，”迈克尔接着说，“她开始说话，不是平常的声音。非常怪异，约翰。真希望你也在那里，亲眼目睹这件事。观众席一片寂静，我觉得身上一阵冷一阵热，顺便说一句，这跟酒店的暖气可没关系。你看，我成功了。我把那个女人带入了她的前世。她的前世是个修女。你相信吗？一个修女！她说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屋子里。她描绘起修道院的样子，还有其他事情，然后开始用拉丁语背诵起什么来。台下一些观众在胸前划着十字。我他妈的吓坏了，感到汗毛倒竖，赶快把她叫醒了。台下一段长长的静默，然后观众开始鼓掌。接下来，她的朋友，可能是觉得如释重负吧，开始大笑欢呼，这才让气氛缓和过来。演出最后，我得知那位女士是虔诚的新教徒，流浪者队^①的球迷，而且她对天发誓自己根本不会说拉丁语。嗯，但她体内的某人会讲拉丁语，我跟你说。”

雷布思面带微笑。

“真是个精彩的故事，米奇。”他说。

“这是真的。”迈克尔张开双臂，做出恳求的样子，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迈克尔摇了摇头。

“你肯定是个很差劲的警察，约翰。我可有差不多一百五十个证人哪。你这个老顽固。”

① 流浪者队：格拉斯哥流浪者队，苏格兰最著名的职业足球队。

雷布思没法把注意力从地毯的花纹上移开。

“很多人都相信前世，约翰。”

前世……是的，他相信某些事情……相信上帝，当然了……但是前世……没有任何预兆，地毯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困在牢房里的面孔，冲着他大声尖叫。

他的酒杯一下子掉到了地上。

“约翰？怎么了？天哪，你看上去好像看到了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没什么事。”雷布思捡起杯子，站了起来，“我只是……我很好。”他看了看表——有数字的腕表，“嗯，我得走了，今晚还要值班。”

迈克尔淡淡一笑，很高兴他的兄弟不准备留下来。但同时，他又为自己这份释然感到尴尬。

“我们回头再见。”他说，“在各自的地盘之外。”

“好。”雷布思答道。他又闻到了太妃苹果棒棒糖的味道。他觉得有点虚弱，有点摇摇欲坠，仿佛是离自家地盘太远的缘故：“说定了。”

一年之中，有那么一两次，参加婚礼、葬礼，或是圣诞节通电话时，他们彼此许诺这样的聚会。如今，约定本身不过是个礼节，无伤大雅地提出后，再无伤大雅地忽略掉。

“说定了。”

雷布思在门口和迈克尔握手告别，从宝马旁边匆匆走过，逃回自己的小车。他思索着兄弟两人到底有多相似。叔叔婶婶偶尔会在他们那葬礼般冰冷的房间里感叹：“哎呀，你们两个长得简直和妈妈一模一样。”但也就是这些了。约翰·雷布思知道，自己的棕色头发比迈克